

书堂山，重树艺术丰“碑”

——记重刻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落成



长沙市望城区书堂山。

本版图片均为望城区委宣传部供图

2. 重刻，追寻欧阳询的笔意

千年的时光转瞬即逝，书法巨匠欧阳询的身影早已隐入历史的云翳，曾闪耀着初唐风华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难掩岁月的沧桑。

然而，时间无法磨灭人们对欧阳询及其书法艺术的敬意与怀念。欧阳询与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在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心中，从未黯淡。

2019年11月，由中国书法家协会、湖南省书法家协会牵头，苏士澍、郦福初、陈羲明等书法名家极力推动，望城区委宣传部等单位积极响应，重刻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工程在长沙望城书堂山悄然启动。

重刻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的具体工作，由书法家陈羲明承担，主要分为拓片修复与刊刻上石两个部分。

拓片修复，如一场在历史残垣断壁间的艰难重建工程。即便陈羲明团队已经从众多版本中精心挑选出了最佳蓝本——北宋拓片，其中竟有40个字的笔画残损严重，还有29个字因碑面破损已完全无法辨认。

残损的笔画，是岁月留下的谜题。陈羲明和助手们决定以宋拓“李祺本”为蓝本，又找来其他拓片善本为参照，同时参考欧阳询的其他作品，一步步接近欧阳询的横竖撇捺，试图还原他笔下的神韵。

他们先用电脑对扫描的“李祺本”数字稿件进行反复校准，琢磨每一个残损笔画的走向、力度，大胆而严谨地创作性弥补那些完全消失的文字，运用数字处理技术补全数字稿件，再经过反复校准调试后，制作出底稿。

随后，便进入了漫长的手工精修阶段。一支毛笔蘸墨，一支毛笔蘸白色颜料，在黑与白之间的细微空间内反复调适修正。陈羲明说，有时候一个字的反复调整竟然会耗时两三天，常常看得“面前都是雪片在飞”。

调整数字稿——书画复制级打印——手工修——扫描成数字稿，循环往复多次，直至每一个新补上的笔画和字都像是从原文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一般。如此，一年时间已匆匆流逝。

然后是刊刻上石。陈羲明先将高清修复后的电子稿复制到石碑上，再用传统手工方法篆刻。厚重的青石板，带着寒凉之气，即便炎炎夏日也凝结出晶莹水珠。长时间俯身石上篆刻，身体时常酸痛，他们只能给石板盖上了厚厚的棉被，给自己贴上保暖贴。

“为了保持手感，篆刻时不能戴手套，手上磨出了水泡，结出了老茧。冬天里，捉刀的三根手指冻到僵硬。”陈羲明说。历经三个寒暑，一块重刻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终于完成。

重刻碑的落成，仅仅只是一个开端

苏士澍(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)

2018年，我初到望城。望城书堂山的青山绿水，养育了一位中国书法史上的巨人，一位具有丰碑意义的楷圣：欧阳询。他让我们认识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风采和魅力，为我们留下了可资临摹的法贴、范本。十年光阴为望城这块土地浓缩了独特的文化魅力，其积淀的深厚文化令人景仰。怀着这份景仰，我向湖南省书协和望城区委宣传部，提出重刻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的创意。2019年11月，《九成宫醴泉铭》重刻工程正式启动。

重刻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工程，是一项关乎子孙后代的文化传承工程。如今，书法已进入全国中小学课堂，楷书是孩子们学习书法的基础，楷圣欧阳询和他的代表作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更是备受尊崇。然而，当我们到陕西观赏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时，却发现字迹已然模糊不清。虽然也有许多古人重新刻制之作，但其字形与整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。这对于孩子们的学习和临摹极为不便。若再过几百年，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原刻恐将消失。因此，我们立志要重新修复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，将其原模原样地雕刻出来。

历经数年的精心策划、艰难探索以及不懈创作，重刻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终于在众人的翘首期盼中落成问世。望着这块凝聚着无数心血的重刻碑，我感慨万千。我曾在文物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长达四十年，看到过往昔对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的众多翻刻、重刻作品。然而真正能够达到如此高度还原效果的，可谓凤毛麟角。这块重刻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，与原碑达到了惊人的契合度，几乎可以说是惟妙惟肖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件大事、一件好事。这块碑承上启下，既是我们当代对欧阳询书法的一种深刻理解，亦是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子孙后代的应尽之责。

重刻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的落成，仅仅只是一个开端，前方的道路依然漫长，还有诸多事务亟待我们去推进与完善。我们衷心期望能做好重刻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的传播工作，让更多的孩子来到此地，触摸历史的脉络，领略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的魅力，学习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，把这里打造成全国青少年学习书法的一个出色的教育基地。

再现欧阳询楷书的至高成就

郦福初(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)

重刻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，乃是一项文化工程，亦是民生工程，更是文旅融合的提升工程。书堂山与欧阳询，是湖南在唐代的一座书法高峰，也是湖南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。于欧阳询故里重刻其代表作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，充分彰显了湖湘文化的源远流长。在当代这个文化盛世，国家力推文化强国建设，民众秉持文化自信，将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这一独有的经典历史文化资源展现在老百姓面前，让人们穿越时空，体悟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，其意义不言而喻，堪称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之举。

或许有人会问，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，历代翻刻众多，当下重刻的独特意义在哪里？我以为有两个方面。其一，往昔所刻，因风化腐蚀等故，多有损毁。如今我们的重刻，是较为完整的版本。我

们从北京故宫博物院选取宋代拓片，以此为基础进行重刻，基本还原了原碑风貌，完成了这份相对结构完整、现代版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。其二，我们并非将其视作工艺品或观赏之物，而更着重凸显其书法艺术价值。此次参与重刻碑的团队由书法家组成。这样既展现了湖南书法艺术的风采魅力，也再现了欧阳询楷书的至高成就。

应当说，此次的重刻之作是一件艺术品。与历史上的其他翻刻、重刻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相比，它被赋予了新的含义，具有时代特征。

湖南文化源远流长，体现在具体的文化高峰和代表性的人才。此次重刻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，就是一个突破口和展示窗口，让我们看到湖湘文化的辉煌历史，见证湖湘文化的当代文化自信。

像雕琢玉石般，重刻一块碑

陈羲明(中国书法家协会原理事、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副主席)

回溯至2019年，我承接了重刻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的任务。起初，我满怀信心。自年少时起，我便痴迷欧阳询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，朋友们也常夸赞我所写的几可乱真。

原以为凭借着丰富的历史遗存以及详实的资料，重刻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并非难事。然而，仅是一开始的确定修复母本这一环节，就令我陷入了困境。经过多方求教、调研，我们最终选定了以宋拓“李祺本”作为参考，因其更接近唐代风貌，年代更为久远，字迹饱满圆润、线条粗壮有力且清晰可辨。

母本既定，拓本修复便成了首要攻克的关键。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，致力于将破损之处精心修缮，力求修旧如新，重现唐代的神韵与风采。为此，我深入研究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的书法风格、精神面貌和技法笔法，对线条形态进行细致全面的钻研。我借鉴各种版本，取长补短。对于缺失文字的修复，采用拼接之法。首先在北宋拓片中寻找需要的偏旁部首进行缝合，根据每一个字笔画的疏密变化进行结构重建，该拉长的拉长，该压缩的压缩，该放大的放大。

我尽最大努力进行还原，每完成一版还要请书法家们挑剔，反复修改，力求达到与欧阳询原作99%以上的契合度。通过一次次评判和改善提升，才形成了可供篆刻的拓本修复版本。

修复好纸本，距离重刻工作的圆满完成仍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一块碑从墨迹上石，到石上篆刻，再经风化侵蚀以及人为损坏，在数百年后进行重刻，这个过程已经是“四度创作”。

而如今，我所进行的修复重刻后的版本已

然是五度创作，待到将其刊刻上碑，又将是一次全新的创作过程。其间稍有差池，便可能与原碑谬以千里。

为确保万无一失，我决心将碑刻严格控制。在五度创作的范畴之内。我邀请了两位制碑大师钟健、张学军先生作为助手，帮助我进行初步雕刻，我再进行精细复杂的篆刻。

重刻这块碑，绝非一朝一夕的事，而是久久为功的文化工程。我素来喜爱古玉，时常惊奇于古人在没有先进坚硬工具的情况下，究竟是如何将那些坚硬无比的玉石雕琢得如此惟妙惟肖、栩栩如生。文物专家曾告诉我，古人制作一件小小的玉器，往往需要耗费数年的光阴。受此触动，我便以古人雕琢玉器的匠心精神来投身于此次重刻工作。这块碑历经三个寒暑的磨砺，虽未做到尽善尽美，但已竭尽全力。希望这块碑能得到大家的认同，无愧于先辈的文化传承，亦能为子孙后代交上一份满意的文化答卷。

(整理 刘瀚滔)



12月14日，重刻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专家座谈会在长沙市望城区举行。

1. 沧桑，一块1300多年前的碑

书堂山，因欧阳询而闻名。它不巍峨高耸，海拔仅为196.2米；也无险峻奇绝，三峰伫立，酷似笔架。漫步于此，随处能寻觅到欧阳询的痕迹。洗笔泉池，相传是欧阳询习字后清洗毛笔之处。读书台址，仿佛还有欧阳询在此潜心研读的身影；欧阳阁内，欧阳询的雕像静静矗立。古朴的气息，让人恍如一步就能走进遥远的千年前——

唐贞观六年(632年)四月，唐太宗避暑来到行宫九成宫，“俯察厥土，微觉有润，因而以杖导之，有泉随而涌出，乃承以石槛，引为一渠”。偶然发现有一清泉，心里万分欣喜，便令魏徵撰文，欧阳询书写而立一石碑，这便是历史上广为人知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。

彼时的欧阳询，已步入古稀之年。他历经南陈、隋、唐三朝，乱世中，几经沉浮。幼年家世风光无限，后家中遭满门抄斩之罪，承父亲好友江总收养庇护才幸免于难。他潜心书艺与学问，33岁时入隋步入仕途，63岁作为降臣入唐。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，欧阳询出任弘文馆学士，书法在当时已成为文人学习的典范。

欧阳询的书法，兼通南北，既保留了二王书风清和秀润的神韵，又使北派书风遗意在字的形态、结构当中得以体现，及至晚年，其书法艺术水准已臻化境，通融诸体，别成一家。据《旧唐书》本传记载，“人得其尺牍文字，咸以为楷范焉。高丽甚重其书，尝遣使求之”。

《九成宫醴泉铭》是欧阳询因奉诏而书，是他晚年经意之作。通篇1000多字，一丝不苟，一气贯成，瘦劲险硬，法度森严，被视为“楷法极则”。《九成宫醴泉铭》自刻成后，颇受学者追捧，李世民特命宦官中书高士播拓若干，作为珍品赐赠诸位高官及王公大臣。

“欧体”，是历代楷书典范，对后世影响极大，尤其对历朝跻身仕途、以书见长的文人群体，欧字是他们书学之根基。后人凡学欧书者，《九成宫醴泉铭》必然是他们主要的取法对象。千百年来，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前，慕名者、捶拓者、学者不绝。

然而，朝代的更迭、战乱的纷扰、岁月的侵蚀，无情地在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身上刻下一道道伤痕。自唐末以来，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的原刻已逐渐呈现出损毁迹象。及至如今，尚存于陕西省麟游县的古老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石，已饱经风霜、垂垂老矣，碑文残损，字迹湮漫，失真严重。

各版本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原拓本、翻刻本虽如繁星点点，却也终究难掩其与原碑真容之间那道无法逾越的沟壑，让人在追寻原碑神韵的道路上徘徊不前，徒留一声叹息。